

浮生六記

△辭殊雅潔，意尤不俗。惟頗有錯別字，雖云當世通病，仍望時自檢省。——陳叔良
△用詞達句可見功力。——崔家峯

童明清

(一) 竹之語

有人問我：一生中最喜歡什麼？

嗯！是某個人吧！喔不！自然才真能令人折服，讚美與歌頌！那麼應該是遼瀾坦蕩的大海，或許是生養萬物的藍天，悠游自在的白雲，甚至也可能是神秘峻秀的山峰……，但這一切都在我面對挺拔的勁竹時被否定了。

不錯！就是你！竹！那麼靜靜默默的立著，正正直直的活著，多令人心折的情操啊！而我自己惟恐人不了解我、不體諒我，整日周旋於別人裙下、袴下。「不為五斗米折腰」對我來說是多麼不切實際。然而在你面前，咀嚼我的心的是你無言的哀憐，雖穿我的心的是你直挺的身影。但我更明白，激勵我的也正是這些。

幾乎沒有人知道你也會開花，在你生命的盡頭嘔心泣血的綻放惟一的笑靨，而這也只是爲了傳接子嗣，據說有個不孝子感悟了你這種殉道的精神，他悔改了。而我只爲電視、電影、文章裡的親情感動涕零，從不了解自己的父母給予我的是我所不配得的。怨父母不了解我，而我又何嘗了解父母？不了解別人的，怎配被了解？

二十三歲是成長，幻想與遐思的年齡。時常幻想在簌簌的風聲裏，靜坐在軟綠的竹葉上，讓剛飄落的枯葉把我蓋住，只留二隻眼睛好看由細細碎碎的葉節過來的陽光；好看剛結束生命的落葉一搖一曳的由高高的枝上落下來，和我同觀宇宙的奧妙。有時夢想騎著單車，行過來道的竹林去追尋昔日竹林七賢的足跡，要他們和我談人生的真理及宇宙的哲學。縱然聽不懂，但我也會很滿足，因為有人與我共享美好的時光，研究大道真詮。真的！我很願意，不論是何人，何物，不論是言語，心靈的我都樂意去傾聽，也樂於去傾訴。

有人說：「竹解虛心是我師。」我倒認爲竹解的不止是虛心，竹對於愛心更是有深刻的體驗和實踐。想想！竹若不愛土地，怎會將根深紮於此，竹若不愛青天，怎會將枝芽向天招展？竹若不愛風，怎會和著風奏出「竹葉圓舞曲」？竹若不愛蟲，怎會讓蟲棲息在他身上？竹若不愛雨，怎麼會讓雨洗淨他的污垢？再想想自己總

忽視這些平凡的事物，好高騖遠從沒想過生活原只是由許許多多平凡串成的，面對竹我怎能不歉然！

(二) 失落與尋覓

寒雁零落歸來，馱著漫天夕陽，落日無言地湮沒在暮靄中，留下清淡一抹嫣紅。淒迷，洒落在這四月的黃昏。

靜靜的海面，徘徊著落寞的山影。凝立於這向晚的山崗，冷冷的海風，引來一袖北方的悽情，我把微笑描在水上，懸在風翼，去吧！送給等待在彼岸，默數憔悴日子的人，並告訴他：我將歸去！

灰色浸溶著宇宙的這一刹那，我沈默地佇立在濛濛的煙影裏，只覺得飄逸如陌上飛塵。

「一連串的失落和追尋」，這是我為人生下的定義，而在這一刻，到底我失落了些什麼？又追尋到些什麼？或許我失落了我所不知道的，可是我却真正地追尋到幻想中的一縷悠遠。

生命樂譜的那一顆「永不休止」的悽愴音符，彷彿也低落了！啞啞了！躍動的琴弦上的是含蘊著深遠的單純音律，這樣的和諧、清雅，將我擁入冥然……

誰？撩起了夜的窗帘，引點點星光於深藍布幔。是什麼時候起，我就這樣凝望著？凝望於虛無中飄起的一絲蒼白，你說：那叫銀河。是嗎？如此淺柔的明光，我却以為那是一串淚，一串悵惘的淚，不為失去，也不為得到，更不是代表痛苦或象徵快樂，只是淚，湧自晶瑩敞然的心扉。

有流浪的鬢髮，偶而遊過夜的晴空，遺留下碎碎絲絲的嬉笑，誘惑著沈溺於迷茫中的孩子，浪漫遊翔的生命，不正是我夙夜憧憬的嗎？

「留下吧！這一切。」仰望著逐漸睡去的蒼穹，我低低的喚著，可是宇宙的流轉，失落與尋覓的追尋啊！「永恒」原也不在於永遠的停足。

(三) 碧海與青天

海是善變的，有時如溫靜多情的姑娘，蒙一層薄霧的面紗，披一件淡藍的長裙，阿綠島之情人唱著愛情之小夜曲，跳著輕快曼妙的舞步。任滿腮鬚髭的老水牛沈醉在她溫馨的懷抱裏，緊擁著點點白帆之小舟吻著，吻著……一聲聲地忽喚「愛我！愛我！有時則像妒火中燒過的潑婦，蓬頭散髮地猛撲著，喧鬧著，肆無忌憚地洶湧、澎湃，撲翻古老破舊的漁船，吞沒朝夕相處的水手。以無可嚇阻永不妥協的傲慢姿態，向陸地掃蕩、進攻，勢欲吞噬大地而後已。

有如一個天真活潑的頑童，在無涯的大地上盡情地跳著，鬧著、吵著、唱著……累了，躺下來，靜靜地結構一個燦爛美麗的理想，編織一個荒唐怪誕的夢幻。靜悄悄地、靜悄悄地。

前者令人沉醉迷戀，愛不忍捨；後者使人聞之喪膽，望之却步。

海，低沈吟哦似詩人，緘默蘊蓄似哲學家，輕脆高歌似音樂家……瞬息之間千變萬化姿態無窮。

青天也是善變的，剛才是萬里晴空，碧湛湛、青澄澄的，有如你，我清淨爽朗的心胸，了無雜念，片雲不生。頃刻間烏雲密布一片黑暗，雷聲夾著雷閃，一陣狂風一陣暴雨。叫人走頭無路躲之不及。

那飄浮著蠕動著的白雲有如飛鶴，蜷臥著的像綿羊，蹲伏著的似雄獅，像巨象、像長蛇……又似天女散花，呆呆散開、散開……然後又合攏一處集結一起，疾飛著奔騰著，像一群勇猛

的希臘戰士向敵陣進攻、進攻。

像一隻脫羈的野馬在遼闊的平原上任意馳騁，這些雷雨風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你奇襲、打擊、轉又消失得無影無踪。多神秘，多不可揣測啊！宇宙的一切都是這麼神秘而不可解

嗎？！

然而真正說起來藍天畢竟是不變的，變的是雲層。撥開雲霧，藍天一碧如洗亘古如一，不論天晴陰雨，白晝黑夜，始終是那麼巍峨、莊嚴、皓潔無塵。

海也是不變的，變的是表層的浪花，任它翻滾洶湧，白浪滔天，勢欲吞噬天地，然而三尺之下海水靜止不動，以不變萬變。其堅忍鎮靜崇高偉大，豈係吾人所能透視與瞭解！

像時代偉人，正義的鬥士，其理想不變，意志不搖，信心不減。雖然他的行動是千變萬化，然而他始終向一個目標勇往邁進不稍退却。

我要學習碧海與青天，效法偉人志士。無論環境如何惡劣，世途如何坎坷，絕對不向命運低頭，不向勢力投降。

或振展銀翼飛翔天空，與藍天為友；或縱橫四海乘長風破萬里浪，與大海斷守終生；或戍守祖國的寸土上，以雷霆萬鈞地地震海嘯之勢，以萬變的戰鬥姿態，達成我們的任務與使命。這目標是不變的，永遠不變。

(四)湖上

霧茫茫，雨濛濛，詩意的日子裏，來到美麗的阿姆坪湖。

小艇馳騁在平靜的湖上，我們傲視環湖的群山。

座座的青山，腰際上，薄霧浮遊著，時而濃，時而稀，山在濃稀之間閃耀著。

山底的湖水，映著空中的雲霧。清澈、模糊，在湖中交流著，迎風立在船尾，雨飄洒在臉上，一點點，一滴滴；似憂、似愁，一縷縷、一絲絲，在我心中盪漾。風，柔柔地、輕輕地，吹撫著面頰，似慈母的手，抹去我的憂愁。

俯視湖面，一圈圈的波紋，一陣陣的漣漪、水泡，生生死死，瞬息之間。

遊湖一周歸來，伴白紗的霧，更濃的籠罩了整個湖。湖上的小艇，消失在霧中。岸上的我，迷失在湖上。

(五)簫聲

順著夕陽，走向小溪，走上溪上的木橋。

找尋遠去的春天嗎？等待一片躲過的詩情嗎？也許是的，我會追逐它們。然而！春是無情的，詩是狡黠的。去了的追不回來，回來的已不是舊時的景象，等待也如同對自己的放逐，祇能拾些零碎的空曠。此刻我所嚮往的是一陣隱約的簫聲。昨天，前天，在黃昏，在流水如琴的橋上，第一次聽到它是偶然的，第二次的偶然是由我製造。不管是偶然或製造，它們都切切實實地顫抖了我的心弦。

夕陽開始下沈，吻著遠峯，晚霞如一疋織錦，散放一挾絢爛，細看橋下，墨絲的流水中，有紫，有丹，漂浮著片片枯葉。可能來得早了點，簫聲之能引人，需在黃昏，需在黑暗。這個弄簫的人算是懂得簫的。在橋上坐下來。我喜歡這橋；三塊長長的木板，橫架在一灣小溪之上，靜時流水如唱，動時飛沫相逐。而兩岸呢？青色的田野一望無涯，有竹林，有茅舍，疏疏落落的，春的確已經老了，不見繁花，也不見綠葉，貫耳的是蛙聲與蟻蛄的清響，偶然也會見到一兩個行人，都是耕罷歸來的農夫；前面一頭老牛，肩上一張犁把，唱著山歌緩緩而行。隨手可擷的是一片悄靜。於是我每天傍晚，把自己驅出屋子，來收取我所需要的。

日落了，暮色濃重了，第一顆星星向我招手，第二顆、第三顆，一會兒孕成了滿天繁星；而晚風，也開始梳理我的亂髮了。飄過來了！嗚嗚嗚地一聲聲悠然的低鳴，忽然越空而來。

「簫聲！簫聲！」我欣然地側耳傾聽。

啊！悅耳的簫聲！若雨絲，若風片，抑時是訴，揚時成嘯，喜與哀分別抒出笑與泣的旋律，短暫的停止，餘音如縷，紛紛繞在我全身，彷彿是為我吹的，當然不，我不識吹簫的人，他也無知於我的傾聽。又起了，換了一個調門，彷彿是一泓流水的潺緩，把群星吹飛了，把夜色吹沈了，而我的心有了急疾的震顫，是隔春白雪，是翠堤春曉，是一曲淡淡的江南月。任它是什麼，在我感染是具有同一意義的；它是我熟悉的嘯——故鄉之歌。

名二第組文散 名二第組文散 名二第組文散 名二第組文散 名二第組文散 名二第組文散



聲。
 踩著星光，走回屋子，心中緊緊地擁抱著的仍然是那一片簫

幽揚的音，在夜裏飛，在星光下飄，由風帶來，由空氣傳走了，疏影中，一棟瓦屋，門前有個小草坪，星光底下，一個孤單的人影，依稀間就像是個滿頭霜雪的老人。可是這個生命，我相信必然與這島上的許多人一樣，來自雜亂，心存歸去的。視眼前的昇平為滿足的，是那些少數的聰明人，於是夜夜笙歌，暮暮舞袖，讓他們去吧，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傻子，像流水與泡沫，在平靜時，泡沫是可炫耀的，到激流裏，却只剩下流水了。

我悄悄的退回來，退到橋上，夜已經深了，簫聲又起了，激昂的，嘹亮的，譜進了長天浩氣，蛙鼓與蠓笛，成了它的伴奏，多美，多美啊！

(六) 享受人生

曾幾何時掙脫了迷惘的枷鎖，躍入了多彩多姿的生活中？以往所謂「蒼白」的生命，再也不是充滿著空虛，迷失了，只因為我拿起了「筆」在「生命」的畫布上抹了許許多多的雲彩。

我喜愛有霧的清晨，更愛在那霧中散步，讓那淡淡的，輕輕的霧一陣陣的向我湧來，突然興起了一股慾望，想抓住那夢幻般的霧。只為了霧中有我的夢想，但它却輕巧地從我手中的隙縫溜走，追逐著，嬉笑著，累了，倦了，躺在草地上聞著青草的香味，嗅著泥土的芳香，欣賞著遠處的山，山像裹著一層輕紗的少婦，含羞地，靜靜地佇立在那裏，朦朧的景色令我神往，令我陶醉，我不禁大叫：「可愛的自然界，我喜歡你！」草兒們也似乎同意我的話，欣欣然抬起了頭微笑著，哦！可愛的大自然，我願永遠，永遠的投入你的懷抱！

當夜闌人靜時，我喜歡沏一杯清茶，伴著孤燈，漫遊於詩、詞的境界中，玩味著白居易的琵琶行，品嚐著陶淵明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雅緻，讓心靈的深處隨著美妙的詩篇旋著，舞著，轉著，讓為俗務所困擾的心園獲得一點滋潤。與緻來臨時，吟一首古詩，取下「心弦」，對著明月彈一首古曲，輕輕的撥動弦，將心聲寄託於清風明月中，多舒適！多愜意！有時一包瓜子，一本小說會陪伴我渡過一個失眠的夜晚，我最欣賞莫泊桑的小說，那精鍊、簡潔的文筆，佈局的詭異，巧妙，使我神往，使我崇拜不已；我驚訝「項鍊」的結局，我咀嚼「雨傘」中的人物，不禁為書中的人物感到幼稚、淺薄、可笑，但想想那可不是自己的寫照嗎？於是笑中含著淚，我有被了解，被同情的感受。

雖然我没有詩人「且駕一葉扁舟，剪開一湖秋水，漫溯流舟，一竿獨垂。」令人嚮往的生活情趣，也沒有李白「人生在世不稱意，明朝散髮弄扁舟」的豪邁胸襟，但我却幸運的擁有欣賞一切的樂趣，只因為這個樂趣使我的生活更加的充實，使我更加的熱愛著生命，姑且稱它為「享受人生」吧！